

生活 偶感

欲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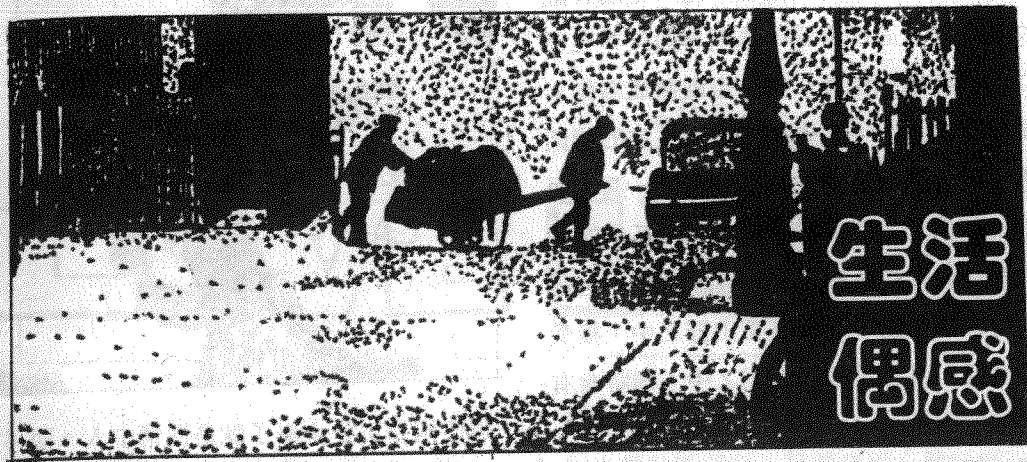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決定親自將蠟筆及一些小時用剩的東西丟到垃圾車上，畢竟它們也可當為回憶的橋樑，而我正要丟棄它們。當垃圾車的聲音遠遠傳來時，我又有種想將它們放回房間的衝動，縱然是塞在角落也好，但自己的腳步卻一直沒有移動，等到垃圾車停下時，我還是將它們丟到車上，然後覺得有些可惜又有種解決了事情的輕鬆感，因為每年我總會為了一些小時用剩的東西去思考著如何處理它們。

回到房間，看到了那支算盤，我把它擺在計算機旁，決定偶而也用用它。

書與思

從小我們的教育告訴我們，要多看書以從其中獲得知識，但並未強調思考。於是在這原則裏培養出依賴書本，但較不著重實際及自我思想的一群人，較少想到要去發掘書本以外的事物，或是以書本外實際的事物來確定書本的正確性，當然，這些也就成為靜默而缺少生氣活力的一群人。

一位西方哲人曾說：「太常看書會阻斷了



快過年了，清理房間時發現了一盒國小時使用的蠟筆及一支算盤，這二樣東西在我童年時光裏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尤其是算盤，從國小二年級起我每天就在父親的督促下學習，直至上了國中才停止。看見了它，不禁打起小時父親常見我練習的數字連加法，雖然指法已生疏了，反應也慢了，我仍然慢慢的打到100，只為回味小時的時光，而望見桌上擺著的計算機，雖然明知目前或將來已不太可能用得著算盤，那分難以割捨的情感使我有不知如何處理它的矛盾。至於父親，直到現在仍然使用著算盤，而且指法反應並未隨年齡而減低，也許是老一輩對傳統總會有一種執著吧？

而那盒蠟筆，顏色還十分齊全，可見當時才使用沒有多久，丟掉實在可惜，我決定送給讀國小的外甥女，沒有想到她一聽到我說送她蠟筆，竟然笑著說：「我們早就不用蠟筆了，只在一年級用過，現在已使用水彩了。」讓我聽了覺得似乎只有丟棄一途了，因為留著它也還蠻占空間的。

雷根猛然半抬起頭來，給了他一個衛生眼。

「別煩我；叫我總統先生，—你又來幹嘛

「哈，我知道你要找香煙—哪，這兒，大前門牌，中國製，貝克從北京帶回來的。喂，我說貝克已回來好幾天了，想見你並做個簡報，怎樣，嗯？」

「告訴他少嚕嗦，我沒空！」雷根不耐的吼著。

「可是柴澤民大使也要一道來喲！嘿，有沒有時間啊？」海格不慌不忙的說著。

「柴……，好吧，跟他約明天中午，順便叫他帶隻烤鴨過來！」雷根呻吟了一會兒。

「嘿……，我就知道你會答應，你可惹不起中國當局，好了，我走了。」海格走了二步，又回過頭來。

「哦，對了，我明天把辭呈送過來——山難容二虎，更何況做國務卿也撈不到錢……」

「閉嘴！快滾出去！」海格仍和緩的踱出去，雷根一面破口大罵著。

海格走後，辦公室又恢復了原有的寧靜。只是陽光已經輕的溜過窗簾洒在地毯上，窗外烏雨花香，景物依舊，但雷根的心情已變得沉重了。

「唉……」邊歎著氣，雷根起身到窗邊拉開了帘子，陽光卻刺傷了他的眼睛；他蹣跚的跌撞回沙發，瞥見了擺在桌上的大前門香煙，也就楞楞的拿起，抽出一支，點燃，吸了一口。

「咳咳咳，呸！什麼狗屎煙，這麼難抽，咳……」

憤憤地把菸揉在煙灰缸的餘燼中，嘆口氣，他又慢慢的躺回椅子。窗外，仍是華盛頓耀眼的陽光，微風拂過，一片紅葉不經意的飄落下來……。

是B-1？幹麼，這可不行，破壞武器均勢，蘇俄會提出抗議的——禁售武器？這他媽的我說你哈比是不是瘋了？沒有猶太企業家支持華爾街，我們都要去上吊了！沒他們我們就別打仗了，只要他們擺擺手，武器製造商都得關門倒閉，拿什麼打啊？再說，我們也不能背棄盟邦，—台灣？那是特別，—不能得罪阿拉伯人？老兄，他們還怕得罪我們呢！—巴勒斯坦人？統統滾下地中海好了，老在搞恐怖活動賣新聞，都快煩死了，—一道義？值幾文啊？—我說哈比啊！你的心情我很了解。要整以色列人？可以！改天多派幾個「經濟專家」去，弄垮他們的經濟不就得了？—啊？—沒問題，他們有啥本事我了解得很！—是啦，是啦，—一哎，我告訴你，你好好幹，不會虧待你的，每月加你五十塊怎樣？—什麼？六十？好吧，好吧！—一嗯，好啦，少廢話！—一哎，我說你這電話那兒打的，雜音這麼吵？啊，公共電話？他們說你會偷撥長途電話，果真沒錯，哈！—一啊，沒有，沒有；就這麼辦了，—好的，好的——好，再見！」

放下話筒，雷根頹然的倒回沙發裏。

「吁——」他長長的歎了口氣，然後忽然想到什麼似的，拉開了抽屜，拼命地不知在翻掘著什麼，零亂的把些個衛生紙，消痔丸，橡皮筋，糖豆，泡泡糖，還有決定大事用的骰子和銅板，兔子腳，馬蹄鐵擺了滿桌上。

「叩、叩、叩……」有人在敲門。雷根仍忙亂的摸索著，一付漫不經心的應著：「進來！」

隨著門聲，國務卿海格走進來，他嘿笑的奸笑了二聲，自顧自的一屁股就坐上雷根的桌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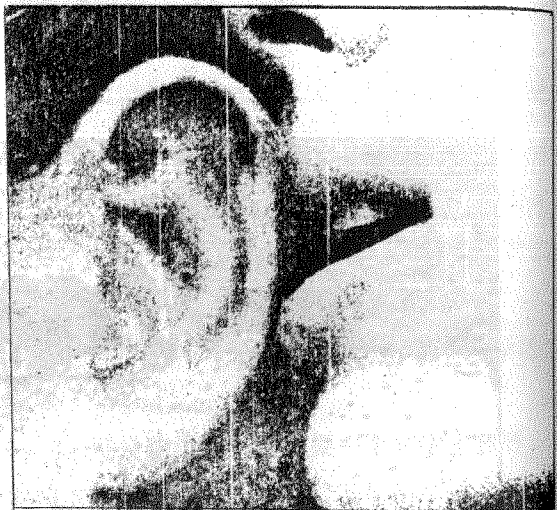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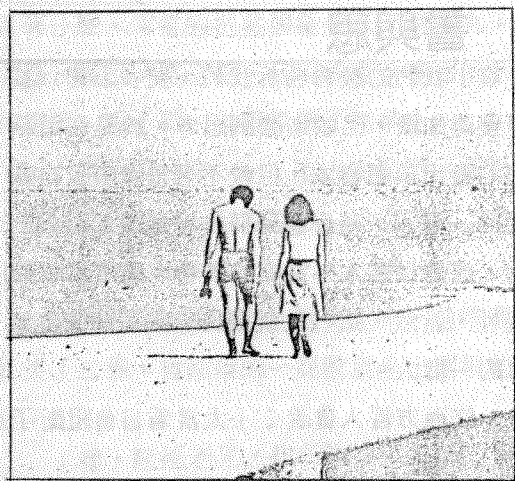
「嘿，隆德老兄，你在找啥？」

你的思想。」第一次看到這句話，直覺地，我否定了它，然而漸漸地我發覺有時看了書似乎很難掙出作者心理思想的桎梏，尤其是屬於社會人文及哲學方面的書籍，這類書籍除非在看過後以自己的思想整理一翻，否則將成為作者的奴隸。至於小說，如果不想只得到它的情節，當然也就必須在看過之後將它過濾一遍。而詩歌散文如果是坐在家裏讀的，那麼其中的意境，尤其是詩人們擅於描寫的自然景觀，是難以真正體會得到的，最好是在山野之中，接受山風的洗禮，將心靈融入詩詞之中，則將會有更豐碩的收穫。

因此那句話其實應改為：「要時常將自己的思想融入書本之中。」也就是孔子說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從書中去學習，將書中前人思想結晶配合上自己奧妙而豐富的思考能力，那麼不懂書中的知識已成為自己的，且也可以將之靈活應用。

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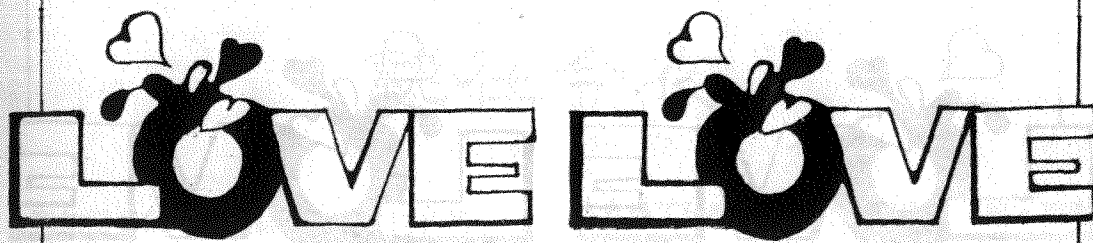
大一那年，睡在我上舖的同學有天忽然整天曠課，躺在床上猛抽煙，不久又見他精神抖擻，行動積極。後來才知道這些猛烈的變化都是因為某個女孩所致，有天清晨我還見他捧了束玫瑰站在女生宿舍門前站崗，當時心中只覺



這位同學不是太癡了就是性情中人。而另一位同學卻對我說：「你只是尚未遇到你真正喜愛的女孩，所以你還不明瞭那種感覺，有一天你就知道了。」但我仍不以為然。

大二讀了赫塞的鄉愁，書中的男孩為了他心儀的女孩爬到山崖上摘花差點摔下，文中描寫有關男孩對愛情深深執著卻又羞於表達的部分令我讀了之後掩著書深思良久。回想起大一上舖的同學；突然覺得對愛情似懂非懂，卻又有點嚮往。

女人們在代表他們心靈的詞句裏，表達最多的是大自然與愛情，彷彿他們的生命與世界是由濃密真摯的愛與大自然所構成的。因此，現在，在我心中充滿著一位女孩時，我知道要自然地向她表露，不必刻意，不用造作，因為一切愛只重於心靈的感受，幾句關心的話，勝於滿籬筐的甜言蜜語。好友曾對我說過：「如果你真正喜歡一個女孩子時，不要考慮太多，先轟轟烈烈的愛她再說。」對，不求回饋的愛，才是最真摯的愛。努力的令她歡心固然不錯，但也並非一味的表現優點，掩飾缺點，而應讓自己做一位真正適合者，也千萬別讓愛情沖昏了頭，適時的摻入理智，如此，若能得到愛情，我幸，不得，我命。



信心的禱告

劉聖心

我是一個基督徒。在靈性的追求上，我只能算是個起跑者；在神學的知識上，我所知的也極其少。所以我的信仰主要是建立在一顆渴慕尋求的心，建立在對耶穌基督的景仰與熱愛上。

在我的信仰歷程中，我蒙受了許多我無法描繪的奇異恩典。由其中，我深深的體會到「一個基督徒靈命的成長，不在於思想的老成，乃在於其身、心、口、靈的愈趨純淨」，也體會到「最強大的力量來自對耶穌的愛，這愛能使我克服一切艱苦」。在我很多的心得之中，我也深刻的體會到「出於信心的禱告是很有能力的」

記得兩個禮拜前，本校中醫系五年級的一位學長呂亮谷同學，不幸因車禍而在校附設

醫院中昏迷不醒。聽教官說，從榮總請來的西醫名師診斷認為，呂學長雖心跳呼吸正常，然而大腦細胞已全死，等於是個植物人。中醫也開藥方給他吃，然而卻也沒有一點甦醒的跡象。可憐的是，他的家屬仍然對他抱著一線希望，仍然在等待著奇蹟的出現。

我很早就想到附設醫院為呂學長禱告，然而由於勇氣的不足和信心的怯懦，使我一再的打消這念頭。直到上星期五，也就是除夕那天，我不知那來的一股力量，我就作了一個決定，就是我必須去。

下午上完課後，離我回家渡除夕的車班時刻還早，我先留在教室內，為了我能到附設醫院見到呂學長而禱告，然後我就從容不迫的前往附設醫院。神真是垂聽了我，讓我在不可隨意進出的加護病房外遇到了團契裏的一位中五學姊，也是呂學長的同班同學，她正在那裏幫忙看護呂學長。於是她為我進去請託，然後出來告訴我，可以進去看呂學長，真是感謝神。

一進到加護病房，換上消毒衣，我看到了昏迷在病床上的呂學長，在他的臉部上，接了好幾根管子；在病床旁，也有許多運作不停的機器；在他的床頭後面，我也看到那兒擺了一